

JOHN GREEN

TURTLES
ALL THE
WAY DOWN

「美」约翰·格林 著
栗河冰 译

龟 背上的 世界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JOHN GREEN
TURTLES ALL THE WAY DOWN

龟背上的世界

GUI BEI SHANG DE SHIJIE

[美] 约翰·格林 著

栗河冰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桂图登字：20-2018-089

Copyright © 2017 by John Green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utton Children's Books, an imprint of Penguin Young Readers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Translation text © 2018 Jieli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龟背上的世界 / (美) 约翰·格林著; 栗河冰译. —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8.12

书名原文: Turtles All The Way Down

ISBN 978-7-5448-5707-9

I. ① 龟… II. ① 约… ② 栗… III. ①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9154 号

责任编辑: 周 锦 文字编辑: 刘盛楠 美术编辑: 许继云 装帧设计: 许继云

责任校对: 刘艳慧 责任监印: 刘 冬 版权联络: 王燕超

社长: 黄 俭 总编辑: 白 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E-mail: jieli@jielibook.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 × 1250 毫米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55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 001—15 000 册 定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献给 亨利和爱丽丝

一个人能够做他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想要的。

——亚瑟·叔本华

目 录

第一章	你认为你是个画家，但其实你是块画布	001
第二章	我不喜欢把“爱”字到处乱用	009
第三章	真正的恐惧是你没有过多的选择	019
第四章	会不会疼，其实是无关紧要的	029
第五章	我真的不想跟任何人约会	041
第六章	生活不是你能支配的东西	049
第七章	每个人最终都会消失	069
第八章	像细菌一样的灵魂	081
第九章	我的思绪处在下沉的流沙中	091
第十章	慢跑者的嘴	111
第十一章	有什么东西会杀了我	121
第十二章	在不断紧缩的循环中旋转	131
第十三章	我可能是个虚构的人	155

第十四章	你为什么现在还想吻他	165
第十五章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177
第十六章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最沉重的负担	185
第十七章	在旧时光里寻求安慰	193
第十八章	你是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	205
第十九章	你想因为这个死掉吗	215
第二十章	一个旋涡	223
第二十一章	故事的转折点	225
第二十二章	101号囚犯	243
第二十三章	我需要单独和你谈谈	263
第二十四章	活着就是要失去	271
致谢		279
译后记	精神汪洋的劫后余生	283

你认为你是个画家，但其实你是块画布

在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可能活在小说里的时候，我正在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北部一家叫白河高级中学的公立学校度过每周的上学日。在那里，我被要求在一个特别固定的时间段里吃午餐——从中午十二点三十七分到下午一点十四分——要求我这样做力量远远大于我自己的意愿，我甚至开始不能区别它们。如果那些力量要求我的是一个不同的午餐时间，或者如果那些协助创造我命运的餐桌同座在那个九月的日子里选了一个不同的谈话主题，我将会遭遇一个不同的结局——至少是一个不同的经历。但我开始明白，你的人生是讲述关于你的故事，而不是一个由你讲述的故事。

当然了，你要假装你就是故事的作者。你必须这样做。你这样想：十二点三十七分的时候，单调的铃声在头顶丁零零地响着，我

决定现在去吃午餐。但实际上，是铃声决定了你现在去吃午餐。你认为你是个画家，但其实你是块画布。

数以百计的声音在自助餐厅里此起彼伏地回荡着，以至于谈话声听起来像是河水在冲刷岩石。并且，坐在释放着强烈人造光线的荧光灯下面，我思考着我们都会以何种方式相信自己是某位个人史诗中的英雄，而事实上我们基本上是完全相同的有机体，占据了一个没有窗户、充斥着来苏水和猪油气味的巨大房间。

我正在吃一个花生酱蜂蜜三明治，还有一杯胡椒博士的饮料佐食。说实在的，我发现咀嚼植物和动物然后向它们展示我食道的整个过程有点儿恶心，所以我试着不去想我正在吃东西的事实，只把这当成是一种思考它的形式。

在我桌子的对面，迈克尔·特纳正在一本黄色内页的笔记本上奋笔疾书。我们的午餐桌就像是一部百老汇长期上演的戏剧：演员多年来都在换，但角色从来没有改变过。迈克尔是那个有艺术家气派的人。他正在跟黛西·拉米瑞兹讲话，后者的身份是我从小学时期起最要好，也是胆子最大的朋友，但在这么多嘈杂的声音中，我没办法听清楚他们的对话。

我在这出剧里的角色是什么呢？是伙伴。我是黛西的朋友，或者说，是福尔摩斯女士的女儿。我是与某个角色有关系的人。

我感到我的胃开始在消化三明治，并且，即使所有人都在讲话，我还是能听到它消化的声音，所有的细菌都在大嚼那黏糊糊的

花生酱——那场面像是学生们在我肚子中的自助餐厅里用餐。我颤抖着抽搐了一下。

“你不是跟他一起在营地里待过吗？”黛西问我。

“跟谁？”

“戴维斯·皮克特。”她答道。

“是的，”我说，“为什么这么问？”

“你在听吗？”黛西问我。我在听，我心里说，听我消化道里的杂音。当然了，我早就知道我是一个巨大的寄生物的宿主，但是我不喜欢被提醒这件事。根据细胞计数的结果，人类身体大约 50% 是微生物，这意味着你身上大约有一半的细胞不是你的。大约有比地球上的人类多一千倍的微生物生活在我本人的生物群落里，并且，好像我能感觉得到它们在我身体内外生活、繁殖和死亡。我在牛仔裤上擦了擦被汗浸湿的手掌，然后试图控制自己的呼吸。诚然，我有一些心理焦虑的问题，但要是总惦念着自己是一个被皮肤包裹着的细菌菌落的事实，我认为这是很荒唐的。

迈克尔发话了：“他爸爸因为贿赂或者是其他事情要被抓起来，但是他在警察突袭抓捕的前一夜失踪了。警方为他开出的悬赏奖金有十万美元。”

“而你，认识他的儿子。”黛西说道。

“我以前认识他。”我应了一声。

我看着黛西用一把叉子狼吞虎咽地解决着她那块学校供应的

比萨和青豆。她一直在斜眼看我，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在说：我说得没错吧？我知道她是想让我跟她聊八卦，但我说不出话，因为我的胃不肯安静，这迫使我内心深处担忧着我以什么方式感染了寄生虫。

我只能隐约听清迈克尔跟黛西讲他自己的新艺术计划，他在用Photoshop软件把一百个名叫迈克尔的人的脸合成到一起，这些人脸的合成脸将变成新的、第一百零一个迈克尔，这是个很有趣的主意，因此我想听一听，但是自助餐厅太吵了，并且我总忍不住去想我体内的微生物平衡是否有些毛病。

过多的腹部噪声是不常见，但这并不是没有前例，它表现为艰难梭状芽孢杆菌感染的症状，而这可能是致命的。我掏出手机，然后搜索“人体肠道菌群”，把维基百科上的介绍对着我体内的亿万微生物又读了一遍。我浏览了一下这篇关于艰难梭状芽孢杆菌的文章，把文章翻到关于艰难梭状芽孢杆菌感染症大多发生在医院的那一部分。我继续往下翻，看症状的列表，没有一个是我的，除了过多的腹部噪声外。虽然我从先前的搜索中得知，克利夫兰诊所报告过一个病例，有个人只是在医院腹痛和发烧，之后就死于艰难梭状芽孢杆菌感染。我提醒自己，我没有发烧，然后我自己回答说：你还没有发烧呢。

在自助餐厅里，我意识中的一小部分仍然在工作，黛西正在告诉迈克尔，他的合成脸计划不应该是合成那些名叫迈克尔的人的脸，而应该是合成那些以后会被宣判无罪的囚犯的脸。“无论如何，对囚犯们这样做会更容易些，”她说道，“因为他们都有相同角

度拍摄的照片，然后，这就不仅仅与名字有关了，而是跟种族、阶级和大规模监禁有关了。”迈克尔很喜欢她的建议。“你是个天才，黛西。”而她回答道：“你听起来很惊讶。”与此同时，我正在思考，如果你身体里一半的细胞不是你的，这难道不是在挑战我作为一个单数代词的整个概念吗？更别提我命运的造物主了。我在循环的虫洞里摔了很远，直到它把我从白河高级中学的自助餐厅里完全传送到一些只有完全疯狂的人才能去的无知觉空间里。

从小时候起，我就习惯把右手的拇指压在中指的指垫上，所以现在我的指纹上有一个奇怪的老茧。这样做了这么多年以后，我的皮肤很容易就裂开一条缝，所以我贴了一个创可贴来防止感染。但有时候我有些担心那里已经感染了，因此我需要通过让脓水流出来，而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打开伤口，然后挤压出所有能流出来的血水。一旦我开始考虑皮肤破裂的事情，我就真的是不能不去那样做了。我为这个双重否定表示歉意，但这是一种真正双重否定的情况，否定之否定的结合真的是唯一的逃避方式。所以，我开始希望感觉到我的指甲陷入指垫皮肤中，可是我知道这点力气几乎是徒劳无功的，所以，我的手伸到自助餐厅的桌子下面，把创可贴从我手指上撕掉，然后用拇指指甲去抠长着老茧的那块皮肤，直到我感觉那条裂缝张开了。

“福尔摩西^①。”黛西说道。我抬头看着她。“我们的午餐都快吃完了，而你甚至没有评价一下我的头发。”她晃了晃她的头发，带着红得发粉的挑染。对。她染了头发。

我从思绪的深渊里漂浮上来，然后说道：“你胆子真大。”

“我就知道，对吧？”她说道，“女士们，先生们，还有不是女士或先生的人们，黛西·拉米瑞兹不会违背她的诺言，但她会伤透你的心。”黛西自封的人生信条是“伤透你心，绝不承诺”。她一直放话说等她到十八岁的时候就把这句话文在脚踝上。黛西又转向迈克尔，而我又回到我的思绪中。如果有什么声音的话，那就是胃里的牢骚声更大了。我觉得我可能会呕吐。对于那些极其不喜欢旁人呕吐的人来说，我可能会惹人嫌弃。

“福尔摩西，你还好吗？”黛西问道。我点了点头。有时候我很好奇为什么她会喜欢我，或者至少是受得了我。为什么他们这些人能忍受得了我？即使是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烦人。

我能感觉到额头上在冒汗，而我一旦开始出汗，就不可能停下来了。我会一直出汗，不只是我的脸和腋窝，还有我的脖子，我的胸脯和我的小腿。也许我确实发烧了。

在桌子下方，我悄悄地将用过的创可贴塞进我的口袋里，接着，没有用眼睛确认，我从里面摸出一个新的，打开，然后视线往

① 福尔摩西(Holmesy)是主人公的好朋友黛西对主人公阿扎·福尔摩斯(Aza Holmes)的昵称。——本书脚注若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下瞥着，把它贴在我的手指上。与此同时，我一直都在用鼻子吸气，然后用嘴巴呼出去，这是凯伦·辛格医生建议的方式，要把呼气的节奏控制得“能让一根蜡烛闪烁但不熄灭。想象着有一根蜡烛，阿扎，因为你的呼吸而闪烁不定，但它仍旧在那里亮着，一直在那里亮着”。我试着这样做了，但我思绪的旋涡仍在收紧。我能够听到辛格在说我不应该拿出我的手机，不应该一遍又一遍地寻找同样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我还是掏出了手机，并重读了维基百科上的关于“人体微生物”的文章。

旋涡状东西的特点是，如果你跟随着它陷进去，那么它将永远不会结束。它会一直不断地收紧，无限地收紧。

我把我剩下的那四分之一的三明治封在了密封拉链袋里，然后我站起身把它扔到一个已经满得溢出来的垃圾桶里。这时从我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我该怎么担心你呢？你一整天说的话都没超过两个字。”

“思绪旋涡。”我咕哝着回答道。黛西和我从六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她有足够的时间了解我的习惯。

“我猜到了。抱歉，朋友。我们今天出去玩吧。”

名叫莫莉的女孩微笑着向我走过来，开口说道：“嘿，黛西，只是顺便说一声，你的‘酷爱’牌果味饮料把你的衬衫染变色了。”

黛西看了看自己的肩膀，确实，她的条纹上衣有一片变成了粉红色。她往后退缩了片刻，然后挺直了身子。“是的，这是外观的

一部分，染色衬衫现在在巴黎非常流行。”她从莫莉面前转过身对着我，然后说道：“好吧，我们去你家，然后看《星球大战：义军崛起》。”黛西是真的很喜欢《星球大战》——因此不仅是电影，连书和动画片，还有乐高公司出的儿童版玩具都喜欢。比如，她还写了关于楚巴卡^①的爱情生活的同人小说。“我们要调整你的情绪，直到你一句话里说的字能多几个为止，听起来不错吧？”

“听起来不错。”

“然后希望你能送我去打工。抱歉啊，但是我需要你开车载我过去。”

“好的。”我很希望能多说几句，但思绪还在不停翻涌着，不请自来又不受欢迎。如果我是造物主本人，我就会停止思考有关人体微生物菌群的事情。我会告诉黛西，我是多么喜欢她给迈克尔的艺术计划的建议，还有，我会告诉她，我的确认识戴维斯·皮克特，我记得当时我十一岁，带着一种莫名但又停不下来的恐惧。我会告诉她，我记得有一次在营地，在一个码头边，我躺在戴维斯的身旁，我们晃着腿，背靠着粗糙的木板，一起盯着晴朗夏日的天空。我会告诉她，戴维斯和我从来没有说过很多话，或者，甚至是彼此看着对方，但这些并不重要，因为我们一起看着同一片天空，这可能比目光接触更亲密。任何人都可以看着你，但很少有人能看到跟你看到的相同的世界。

① 楚巴卡（Chewbacca）是《星球大战》中的战士，一名伍基人，体形高大，全身布满毛发。

我不喜欢把“爱”字到处乱用

我身上的大部分恐惧已经消失了，但是在我从自助餐厅走去上历史课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掏出了手机，然后重读维基百科上关于“人体微生物”的文章。在我边读边走的时候，我听到了妈妈从开着的教室门里冲着我大声呵斥的声音。她坐在她的金属书桌后面，拿着一本书。我妈妈是一名数学老师，不过阅读是她的最爱。

“不能在走廊里玩手机，阿扎！”我把手机收了起来，然后走进她的教室。我的午餐时间还剩四分钟，这点时间完全适合一场母亲的训话。她抬头看着我，而且肯定是在我眼中看出了什么。“你还好吗？”

“还好。”我回答说。

“你不焦虑吗？”她问道。在某一时刻，辛格医生告诉过妈妈，